

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

卷九之卷十
十一年至十四年

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九

(四〇七) 軍機處奏錄呈李鴻章送到王永勝等票函各件

光緒十一年九月十六日
洋務檔

據李鴻章送到派往朝鮮之委員王永勝袁世凱陳樹棠票函三件並筆談等三件照錄
呈覽謹奏九月十六日

(四〇七) 附件一 王永勝袁世凱上李鴻章票

敬稟者竊永勝等遵於八月二十四日展輪東駛次日下午安抵仁川飛虎業於本日先到
港中駐有俄英日三兵船俱派人前往知會護送李是應回國之役各國兵艦亦派官弁探
問卽晚登岸住仁川理事公館一面電達該國並飛函詳佈一面抽帶揚威鎮北兩兵艦水
勇四十名同路護送二十六日下午該國始遣有中使來迎又遣都承旨京畿道先後迎問
二十七日啓行沿途百姓遮道攀轅無不歡聲雷動未刻逕抵漢城國王率其臣屬迎至南
門陳道譚丞亦俱出城迎接約同伴送李是應歸就邸第永勝等始出至新南營居住該處
卽曩日吳提督兆有駐札之所次早謁見國王暨其世子均甚感戴謹卽宣布朝廷仁德并

一切委曲成全之道總期家國和睦爲主國王似亦忻然帖服上諭帶祇有中堂文信二件
該承旨卽云來接文信昨聞國王搜翦李是應左右日內已殺數人俱託言治壬午亂黨人
心頗不能安猜嫌漸起日久恐不免另生枝節現惟有竭力盡心相機排解以期無負委任
之意

(四〇七)附件二 袁世凱上李鴻章稟

謹將抵仁川漢城後詳細情形縷晰條稟

一廿五日至仁川聞英兵船先數日至韓廷卽知李是應由津啓程日期不特不預籌派官
迎候並將仁川府撤回以致到仁川時毫無照料卽兩次飛電布告大義次日始有人來迎
世凱等向至韓界必有中使勞問此次獨缺然固知其不能相安也抵漢城後卽詰其故此
亦中國局面所關不可滋長其漸者也國王乃歸咎於中使失儀褫其職卽亦自認其過矣
一國王於是應甫至之時傳諭諸大臣不得與是應往來并不准私通信件蓋國王於是應
未至之前早已胸有成竹矣故措詞辦法均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且曰上諭各語未能釋
然甯不抑鬱審其所爲誠覺忠孝兩虧矣

一閔妃怙惡不悛剛愎自用是應至仁川時卽將是應舊僕毒死一人昨又正法二人俱託爲壬午亂黨嗣又派捕校搜捕此次從是應歸者十數人逃竄一空祇贊向在津通事金炳文在側昨又幾爲捕去世凱不得不痛切勸告使各相安昨夜與金允植筆談數百言允植始以爲措辭太正厲恐不能入嗣又改削婉轉以冀其服從卽屬允植持呈宮內或可稍止昨今接見韓官數十員心向中國者頗有私議均言閔李斷不能和世凱惟有竭力排解俾目前相安無事而已

一是應至仁川英日領事均先來拜會並拜世凱是應未答拜只送名片世凱均往答拜極力聯絡今日英日公使又赴是應處拜賀是應所談無非尊中國爲天朝小事可商諸朝鮮大事須請命於中國詞嚴義正非不可嘉惟閔氏妄自尊大恐不樂聞也頃已祕函勸戒是應不可多談公事以爲自保之計

一俄使韋貝此來議約聞有數條要挾其至漢城也後世凱一日韓廷派外署協辦往迎之前夜金允植來談頗有所慮世凱已代駁各條留作陸路通商爲結束明後方有會議俟有成議再行馳摺

一英占巨文島韓廷屢向催索阿蘇敦俱推爲政府主持尙無回信允植欲向英借銀數十

萬爲將來抵償地步世凱告以此策甚下不如姑待三個月英政府換人定局再作商議英使巴把今日來拜擬明日往答

一 穆麟德稅務司前已開去仁川稅務司代理墨賢理飭備轎馬於昨晚來漢城爲要置於趙姓宅其宅本爲迎接西人所設想服用起居亦甚相宜世凱處近日韓官往來不斷尙未見穆麟德擬明日往晤布憲台厚意聞其又結納閔妃引信俄夷挾制是應鬼蜮之謀傳者紛然前聞仁川英領事云穆氏頗見信於朝鮮君主稅務司雖撤伊亦不願回去世凱祇得徐爲設法相機去之此時韓事尤爲棘手喻以理義不可嚇以威勢不能持之過急適使之更密於俄躊躇再三諸多爲難惟祈憲台俯鑒情形祕授機宜以便遵循

一 是應有東歸之說卽將當事諸事屬諸閔黨國王惟閔妃之命是聽亦莫能自計魚允中金宏集均不起用能知大局者惟金允植金炳始而已紀綱紊亂日非一日將不知伊于胡底閔氏又聽信穆夷之言隱恃俄人毫無忌憚狐疑滿腹動輒誅戮世凱處探訪伺察者不一而足所陳各節如露風聲必歸咎於金允植諸人禍將不測閔泳翊在津專察中國動靜伏乞洞燭

(四〇七) 附件三 陳樹棠上李鴻章稟

敬再稟者八月二十五日王提督與袁丞世凱送大院君行抵仁川韓民鼓舞來瞻丰采者四方畢集飛至數十萬人二十七日入漢城國王在南門內迎接樹棠與譚贊堯在南門外接見迨其父子相見之後卽偕同王提督袁丞送至太公府中太公於二十八日接見各官二十九日見各公使惟與日本代理公使高平言爾等在此務須安靜出入勿帶刀劍毋與我民滋鬧倘有前情我必不悅一切小事有外部可辦如遇大事則有憲臺主張勿謂朝邦之蕞爾也云云高平並不答以一言惟唯聽之而已此由太公涵蓄未深於懷遠之道致有不洽耳探聞國王於二十八九兩日將舊時奔走於太公門下者密殺三十餘人云係壬午年創變之徒然莫究其真僞聞此三十餘人均自六月中起陸續捉拏者也乃不先不後而殺在太公卸裝之時未免操之太急使太公失色實不知其何故茲太公於初一起閉門拒客矣俄使韋貝與太公同日到韓二十九日見外部聞有要挾數條尙未宣言穆麟德與之往還親密所有勾當外人不知纖悉只看下文而已九月初一日東洋公使派員來探袁丞此次之來是否接辦交涉職道以未見明文爲辭又問何以調水勇入城則答以護送太公者也又謂商之我國政府否容當據情稟報云云蓋有謂我背約之意也且見我待藩

屬之優不禁生嫉妬之心故樹棠每有外部商議之事無不慎而且密若彰揚之恐不止日人之側視也諒憲臺自能洞察也

(四〇七)附件四 袁世凱致朝鮮外部金允植函

大院歸國凱等躬承使命護送東渡昨日未刻遂抵仁港當卽飛函展佈左右矣在港兵艦升砲致敬接送如禮茲復擬抽水軍數十名列隊護送来京以昭鄭重在貴邦體尊親之義隆孝養之情應如何設衛迎接整其威儀敢乞執事飛速奏稟預爲措置俾同舟而共濟載告腹心還俟後命

(四〇八)軍機處電寄李鴻章諭旨

光緒十一年九月十八日
電寄檔

奉旨覽奏均悉穆麟德到津有無播弄俄韓換約有無違礙條款朝鮮請兵如何措詞宜據所聞隨時電奏欽此光緒十一年九月十八日

(四〇九)軍機處奏錄呈李鴻章函件片

光緒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洋務檔

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送到李鴻章信函一件鈔冊三本曾紀澤電信一件分列照錄呈覽
謹奏九月二十二日

(四〇九)附件一 李鴻章致總署函

九月十九日直字四百四十六號

密啓者昨奉九月十八日電旨穆麟德到津有無播弄俄韓換約有無違礙條款朝鮮請兵
如何措詞宜據所聞隨時電奏欽此適袁丞世凱送李是應回國後目下李閔可粗相安俄
使韋貝又於十三日赴滬該員等卽附兵船回津面稟一切據袁丞面呈辦理朝鮮各事情
形及與朝鮮筆談並俄廷照會公文各稿照鈔呈覽可知其詳穆麟德頗爲朝王親信與俄
勾通本不願來津因鴻章前有調回差遣之札袁丞復再三設法慇懃彼始允二十外回津
現尙未到正慮其在韓播弄至津則無可爲矣俄韓換約係互換上年所訂通商條約與英
德一律者尙未另有違礙條款至朝鮮請兵一節朝王函未提及派員齎呈奏咨聞所派之
員已到尙未投文茲先將朝王十三日來函鈔呈鈞察袁丞密稱李是應及該國政府均不
願附俄惟國王游移無定見諸閔少年陰嗾閔妃主持其事欲俄保護藉俄爲援以圖中國

仍外結中國以防俄其心叵測請兵乃嘗試敷衍之詞不足信也閱俄廷照會朝文內有相商邊界事宜並另有事務數層應立新約等語已隱伏其意韋貝既於換商約後赴滬電商本國約半月回韓必將邊界保護及送教士等事次第申明穆麟德卽不在彼播弄而諸閔與閔妃專權難保不熒惑國王受其奸計鴻章雖已迭函剴切開導據袁丞密告該王亦面從心違物腐蟲生後患甚大實無如何不敢不據情密陳敬乞轉奏預籌方略大局幸甚

計抄三冊

(四〇九)附件二 朝鮮國王來函

李傳相閣下前金明圭齋到盛函祇悉一是茲者荐承良誨藉誌禔躬篤祜政祉凝庥至以爲頌大院君四載旅居一朝還國情私欣幸曷有其極雖衰邁已甚精力尙無大減莫非我皇上覆育之恩暨閣下顧護之德此恩此德何以酬報萬一銘鑄心肺惟有祝天而已袁同知王總兵奉旨護送均係國人所望惟袁君雅悉此中情形此中人亦甚推重今幸重到可見物情之歡懶現在局面無閒中外深知閣下以敝邦爲念久留此人爲將伯之助實所厚望敝邦緊要事宜已奉密教敢不服膺勿失窃念不穀無似偏荷皇上雨露之澤提撕警覺

丁甯諱復嗣後保全和平之福皆皇恩攸賜尤不勝感戴墨賢理東來聞其人和謹熟諳稅務海關得人爲之甚幸穆麟德現無所掌伊如欲回自應優禮資送海關事政須墨賢理接手一番整頓至該員月俸量稅入多寡酌行贍給也韋貝間到漢城已行換約議陸路通商一事飭知外署留俟交界之派員詳審後歸正言明而彼情姑未可知也肅此佈覆藉頌勳祺諸惟台照不莊朝鮮國王李熙再拜光緒十一年九月十三日發十八日到

再啓者自夫駐防撤還敝邦民情自危騷訛日興蓋荐經變亂未能底定疑懼轉深若將朝夕有事者然實無以放慮現在事機必再蒙派兵駐扎於距都城近地以備不虞乃可恃而無恐查此來王總兵老成和平可否卽請派來應爲相宜方派員齋呈奏咨便希據情稟明獲霑終始眷顧之恩區區攢祝

(四〇九)附件三 袁世凱來稟

謹將辦理朝鮮各事情形分類條稟請祕鑒

一李呈應事

是應回東恪遵憲諭諸事留心與各國談必推尊中國其誠服之情溢於言表其籠絡人才

剖白事機頃刻應變瞭然指掌誠東方第一人才也如能假以事權必有一番振作朝鮮乃可自立與此時執政諸臣判若霄壤特恐諸閔猜忌叢生不能相容捏造謠言期欲抗害設有不測此人可惜仍乞憲台設法維持爲將來指臂之助是應始至漢城因翦除其僕從心甚不安百姓嘖有煩言近日設法排解捕誅稍息然閔李終不能合閔又布散浮言謂玉均等與是應暗通卑職力辨其誣一面諄勸是應以大局爲念百事忍耐與人談論誓言杜門不聞外事並告以如中國顯示以左袒情形則挺而走險俄穆乘間而入事變立至是應深然之是應旣深自悔擬以錢六百竿購宅於三角山下將於九月杪移至鄉間有成議矣閔妃聞之又疑其伏處結黨不利於已勒使售主不准交宅卑職臨行授是應祕計三件爲自保之策

一俄事

俄使韋貝此來外面只爲換約事在外署出其政府書只明言陸路通商事所載另有數件始終未向外人提及初七日換約畫押初八日謁見國王會飲言此來未帶文案陸路通商條款尙未奉文於政府將回上海電商政府十數日可仍東來再議各事而屢有人來告俄將保護朝鮮穆麟德介紹其間閔黨力成其事外署並不與聞鬼祟之謀祕而又密誠不可

以常理測也俄朝既有祕謀卑職始以爲朝人向無主見不過爲奸人播弄耳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乃設法離間穆夷於諸閔並作摘奸論以玉均爲比以安南爲戒冀聳其聽國王尙有明機見摘姦論心有所動次日卽請見筆談良久卑職再三開導不可爲俄輩所欺筆談中國王云俄將派兵船五六艘泊仁川卑職仍以此乃夷人恫嚇慣技力言其無所用之王又欲請兵卑職云退商於諸臣卽晚飭外署開去穆夷典圜局差使給三月薪水送信辭其回津國王見卑職所陳利害各節關係甚重外面似有悔意迨卑職退後俄黨諸閔又極慾恩引俄保護他國不敢侮可自尊爲大皇帝不受人節制王心又移按穆夷之介紹者欲富貴耳閔氏之力成者見中國送是應東歸深恨中國欲藉俄力以拒中國拒是應耳聞去冬今春俄約一節國王尙未決定此時則弄假成真矣近日探於非俄黨諸人來告甚確是應亦言之然卑職終不信其竟依俄人及聞閔泳煥見金炳始及國王見俄使各語始知其隱持兩端將一舉而動天下之兵牝雞之晨如此其極俄船之泊仁川或曰閔妃請之也故王見俄使曾問及之請兵事亦一時觸動故卑職退後杳然無所議穆夷開去差使事王又遲不下詔固知其一暴十寒又爲羣小所弄矣所冀幸萬一者國王向無定見如此時盡去諸閔并逐穆夷未始不可挽回也

一 穆麟德事

穆旣勾結閔泳煥洪在義等陳說求俄保護有無窮利益俄國已賞穆夷銜號寶星以酬其賣國之功卑職作摘姦論次日伊聞王將辭之卽托譚丞賡堯來求在憲台前懇爲位置越二日伊又洋洋得意言卽天津有文伊亦不能回去微聞俄人將僱爲參贊領事等差卑職深以爲慮詰諸閔曰前者貴國送信於中堂使穆夷回去今伊言國王仍暗有差使月給三百金不准其去此何故也貴國自相矛盾斷無此理請向國王請示方好歸票至初七日始聞開去其典圜局差穆夷旣經開去差使卑職又使譚丞往晤穆夷勸其回津穆始而不馴且言此去中堂必怒罵不給差事譚丞言如去袁某可力保其不罵并給優差伊始允回去乃定於十三日展輪囑其卽日料理行裝遲則恐其久又有變也穆夷之言同船回津當時卽恐其有變果於十一晚來言其眷屬恐朝鮮有亂不准其先行須俟其眷先去伊始能行卽使上稟憲台定期內渡此人如離朝不爲俄用則朝事略可放心伏乞憲台俯念大局所關姑收回籠絡蠻夷之性甚淺如得所願必効力於憲台又將俄事詳細布告即可將計就計以鬼攻鬼未始非策

一 閔妃事

閔妃自去冬亂後驕橫尤甚於昔盡用私人疑忌百端閔應植內疏閔泳煥閔肯植均不學少年妄自尊大分掌國政諸大臣無權百官無不隱恨大半託病不出引俄事士官中無以爲可者故祕爲鬼蜮亦慮衆不從也閔妃剛愎自用國王惟命是聽舞國王于婦人女子之手宮闈雜役出入無禁事無大小王及妃自決自行惟宵小輩得以參預由此以往無不亡國惟朝鮮介處俄倭似此不能自保將難設想矣閔妃始疑中國必助是應專權持政近見卑職與是應淡漠無聞鎮定不擾此疑稍釋又疑金玉均連結日本內應是應初六日朴泳孝等上書國王辯其無罪痛斥中國金玉均致江華留守李戴元信約結連爲內應將僱日本悍民二百人先至江華夜襲漢城將中國黨除盡自主爲大皇帝初六夜卑職已知卽用言挑諸閔次日國王又請見示諸賊書卑職再三辯駁先破國王之疑繼言日人二百斷不能爲此亦斷無此理日本政府萬不能使之出日失和於中朝兩國朴金等先前受恩深重尙猶迫脅君上誅戮大臣令其父母妻子等均已明正典刑將復仇之不暇豈有好心然其力亦萬不能有所作爲退後諸閔又來言此事甚可慮謠言本月十五玉均等率日人東來卑職力言無其事諸閔仍不釋疑卑職言萬一有其事仁川尙有兵艦駐防不日北洋新到大鐵甲亦將巡洋東至可恃而不恐請毋慮此總之狐疑滿腹將自取敗昨詳解於諸臣

妖由人興之道想亦聽之藐藐也

一墨賢理事

墨賢理至漢城十數日韓廷相待甚漠前日使閔應植稟國王墨來憲台屬卑職照料久無安置卑職無以復命再三催外署諸人初七日始允給戶曹參議銜總辦稅務因國王教旨未下尙未開辦定章然不日即可定局矣昨招外督辦金允植及墨賢理同來卑職引爲結交使金允植加意相助並屬墨賢理先立章程商於外署查核情形相機節省無負憲台委任之至意

(四〇九)附件四 袁世凱與朝鮮執政諸臣筆談節略

頃聞捕將毒殺一人又聞政府日內鞫訊二人已行大辟俱言爲治壬午亂黨聞之駭然此次太公東渡大皇帝錫類推恩全貴國王骨肉之親委曲求全乃有此舉李中堂深謀遠慮又恐無知小民從中播弄激生事端選使不才護送東來名爲護送實爲調和其間也乃不意未經二日已戮三人殊有負皇帝厚澤中堂苦心卽區區亦與無光焉弟不才亦明知不能勝任然惟願宣布皇帝大德中堂厚意竟至如此喪然失望頃詢當事均云非干於太公

只爲治亂黨耳何爲不先不後而獨於太公甫至之日打草驚蛇耶向太公在津中堂諄諄勸戒命其不得干預國政渠亦自誓萬無干預之理只杜門謝客以終餘年而已如今所爲將何以安老者耶中國當道惟願朝鮮君臣父子各自相安庶免東顧之憂此俱爲朝鮮計豈爲中國計耶弟呶呶不休亦爲朝鮮家國事其實何干於弟且各國雜處耳目衆多天下各國其謂國王何願諸大夫調和其間無使他國之人騰笑於旁天下後世訾議其後可也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尙乞諒之

九月初一金允植述俄事筆談

植弟初認穆麟德尙屬明白有向國之心誰知包藏禍心去年十月之亂穆暗招俄參贊士貝邪稱以調停陰托保護之權士貝邪欲藉以爲功互相綢繆今春穆充副使往日本與俄公使私約幾款保護朝鮮派送教師等事及竣事回國都不發說同行之徐秋堂亦不知及士貝邪來穆自撰約條一稿密呈國王內有請送教師教練此中五營及保護等語又云須命金宏集金允植徐相雨及自己與俄官只五個人可以議約鈐印蓋其主意若先發說則議論歧異怕不順成先奏國王得其允准遂將成稿刲弟等畫押旣有君命事出倉猝不敢不從也幸而穆所托帶稿之人密來告弟弟初聞驚駭一面通知金道園一面托金蓉庵

及閔氏諸人入宮詳達此非小事萬不可輕准國王亦心異之不卽還稿延至數日穆知事不諧一日弟至穆館穆乃出示其稿曰此爲朝鮮大利益之事不知國王何故猶豫頗有懸色弟曰似此大事何不議及於政府且吾政府不可獨斷須往復天津乃可許也穆曰十中國無如俄國何恃其不可恃而不恃其可恃竊爲朝鮮危之此約未成中國必百方阻之此約已成中國亦無如之何況日本乎弟曰雖有強弱之勢敝邦從前每事遵中國之旨至如向背之大關鍵不一議商天必厭之穆哂之有怫然色曰禍將至矣有許多恐動之說及其第幾日與士貝邪談辯專不講理以危語動之此有談草在署中不必縷陳凡三次會談士貝邪怒色百出穆曰朝鮮政府每事屈於人何獨逞強於俄國乎殊可怪也

凱 穆以爲朝鮮向來懦弱不嫾外務必多方恐嚇欺詐總以牢不可破恐不動欺不入俄之聽信穆言俱不可行必轉向朝鮮相好而疑穆所說不實此亦離間之一道也俄方構釁於英斷無動兵東向之理亦明知朝鮮小事吃虧中國或可聽之如此大事中國必以全力助朝鮮日本共處亞細亞臥榻之側斷不容人鼾睡如移兵東向中國日本並起而攻英截其水師土耳其躡其後俄雖勢大不能敵英中日土也此時若以兵言相嚇可對以甯亡不允伊鬼祟之謀自可收斂無足慮也左氏曰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望閣下放大膽